

●三月廿九日例會情形 是日到者。朱典五李君表何少海何貫俠徐焯南吳景山鄺拔文陳立漢劉卓天蔡公復梁威如各君是日提議三條。(一)議現據社長何君少海。報稱存款二百兩。擬放出譚君伯機信興米店處。每月息銀八厘。擬用兩個月交回。如何請衆議。決議如下(衆議應照辦理)(一)議黃君清如來函云。友人在鄉營業。如社款欲擬放出。可否交由黃君放在該店。行息一分。并由黃君簽字作據。如何之處。請決議。(衆議恐遠鄉轉致不便。現既社長有門路。暫毋庸議)(二)議現自治研究社同人。發起國會同志會。爲我粵東代表請願。該會于四月初七成立。并請各團體派員出任義務。本社亦粵商團體一份。應否照舉之處。請衆議。(衆議派何君少海俞君愷儔黃君星曹何君貫俠鄺君拔民代表)潘君貞廉提議一條(一)議本社存款。暫貯社長何君處。暫付日息。似屬糜費息款。尤梁二君。既稱晒地未開工。不能担任。應請交由何君少海何君貫俠担任妥放。而重公款。請議決。(衆贊成)

●四月初七例會情形 月之初七星期日。爲本社例會期。是日到者。凌君清臣、鄺君拔民、何君小海、何君貫俠、徐君焯南、劉君卓天、是日何君貫俠提議一條。(一)議前次例會潘君貞廉提議。現存社款。交由何君少海與僕担任妥放。以免耗費息款。而擴經濟等因。當日曾經同人贊成。僕忝屬社員份子。責無旁貸。僕自忖受職銀業有年。經手揭放雖是不少。惟求其穩當而息高者。頗難覓路。僕以責任所在。義有難辭。故特將深知其根底穩當而息高者。提出以俟公決。僕家兄受職之太利號排幫。寓芳村。僕欲將社款放與該號帶用十二個月。月息一分算。如本社或有急需。亦可隨時取回。以資週轉。應否放與該號之處。請衆議。(決議如下(衆議何君既稱該號穩當而息高應將所存社款放與該號帶用十

二個月 月息一分算。本社如有急需着令隨時送還以資週轉)

●社款收回放出特誌 本社昨年放出社款收回後。暫存何君少海何君貫俠寶號處各貯二百兩。均立回收條存據。以便隨時提出安放。日前例會同人提議。仍舉尤堅操梁英生二君担任安放。并舉朱君典五前往尤梁二君處敦請担任放出。旋據朱君復稱尤梁二君謂刻下晒地緣因起價。延至今日尚未開工。目下萬難担任等語。同人深恐糜費息款。又復提議。決將社款仍貯社長何君處暫放日息。潘君貞廉以暫付日息收入無多。特再提議請何君少海何君貫俠担任放出。以裕經濟。深蒙二君慨然允任。日昨二君將欲放與社款字號提出公決。同人亦已贊成。茲將二君經手放出者。分錄於下。何君少海經手放出社款二百兩。放與譚君伯機信興米號。日息八厘算。何君貫俠經手放出社款二百兩。放與芳村太利號排帮。帶用十二個月。月息一分算云。

●入社三十八誌 茲陸君海珊。介紹何君應鋼。(別字鐵珊。南海佛山人。寓梧州九坊街兆豐平碼行。郵寄同) 入社。又鄧君秀枝。介紹黃君杏年(別字會初。三十三歲。順德白藤鄉人。寓省歸德門同義布店。郵寄同) 入社。均經調查清楚。社長認可。照章已交第一期基本金矣。何君鐵珊。并將五期基本金預交云。

●預交基本金九誌 茲何君鐵珊。預將五期基本金一次交足。嚴君韻波。亦已將二三四五期基本金預交。均已由會計發回完全社員收條矣。兩君誠熱心而豪爽者哉。

●坦認月捐本社經費七誌 茲林君偉泉認月捐銀三毫。黃君會初認月捐一毫。黃君鐵珊認月捐四毫云。

●入社候查 茲鄧君鶴洲。擬介紹梁君念璿。(別字支廈。年三十二歲。三水人。里居西樵崗頭鄉。寓封川縣福和押司事。郵寄梧州九坊街均盛和錠行轉交。) 入社。又盧君貫西。擬

介紹何君兆良。(別字保民、年十八歲、順德大良人、寓順德秀奇廣昌玄偶、郵寄西
又擬介紹羅君宗蔭。(別字廉孫、年二十歲、順德大良人、寓順德道器協輪和絲偶、郵寄西
興街德隆絲庄轉交。)入社。又嚴君韻波擬介紹霍義生(年二十七、南海佛山人、寓廣西潯
州府北關統稅局)入社。均經發調查員調查矣。合并登佈。

●預交月捐本社經費三誌 茲李君君表黃君會初均已將認定社址經費預交會計矣

●已交二期基本金二十誌 茲李君君表已將二期基本金交矣

●收銷均益會誌聞 本社所理均益會。原爲擴充經濟起見。同人深明斯旨。早已認足一
百份。已交者雖占多數。未交者亦有其人。截收會銀。經已再三展限。而未交銀者。仍置若
罔聞。實負初心。自應遵照前議。將未交會銀者。將其姓名會份。一律分別登書收銷。以符
原議。茲照錄下。麥健臣、范鳴石、勞沛然、各二份。李伯知、胡德聰、楊子江、尤堅操、梁
英生、黎耀生、各壹份云。

●開抽均益會改期 開抽均益會原議于每月第一星期例會開抽。月之初七星期例會到
會所在座者未及五人。例不能開抽。應遵照定章改期下星期例會開抽。以符原議、而昭
鄭重云。

●已交相片三十五誌 茲楊君肇文已將相片交懸會所耳。

●已領徵驗章號數再誌 (盧貫西一百一十三號)(盧星樵一百二十七號)(吳楚葵十六

號)(徐鏡波七十八號)(鄭拔民四號)(陳立漢三十號)(翟達權二十一號)(盧慶蕃七十一

號)(盧福海三十號)(廖棣華一百二十八號)(凌清臣七十六號)(徐季直一百一十九號)

●徵驗章備回價值者再誌 前期同人領去徵驗章。多有助回本社價值。此本個人之熱

心。及力量之厚薄者。茲復有盧君貫西廖君棣華凌君清臣徐君季直各助回銀三毫。胡君

德聰助回銀一毫。噫。如數君者。亦誠熱力有加。洵足先後輝映矣。

●南海上西華鄉閱書報社開幕紀事 同人陳君洛奮。南海深村堡上西華鄉人也。對於社會公益事。素具熱心。去年曾在堡內。提倡地方自治研究社。與該鄉家族自治社。相繼成立。數月來頗收效果。今又慮鄉土人士。見聞陋寡。非籍書報之力。難以轉移習慣。開通智識。故與三二同志。復組織一閱書報社。於四月初二日。行開幕禮。東邀駐禪寺人。聯往參觀。計是日禪地同志。到場者則有陳鑄魂。譚伯恒。岑石衡。張仲棧四君。該社於下午二打鐘。各界來賓畢集。搖鈴開會。先由宣佈員宣佈開會理由。繼推陳鑄魂譚伯恒二君。次第演說。陳君頗嫻於辭令。發揮書報功用。針砭風俗習慣。暢快淋漓。座上男女性。鼓掌之聲不絕。至五點鐘茶會而散云。

●社員籌辦航業之創舉 茲廣西同人何君熙林、吳君碩朋、勞君沛然、約同廣西商會中人。發起一濠梧航業有限公司。招股一萬元。分爲二千股。每股五元。該航開行站頭。係駐泊濠江。(順接永安洲太平和平一帶) 藤縣(順接內何人和一帶) 絨墟(順接長州各墟一帶) 梧州(須接香港輪船兼該埠各客)其餘所訂招股章程預算表。均甚的當。目下已由該公司同人。舉定何君熙林爲總司理。張君伯權爲總財政。暫當義務。准于四月內成立。聞何君是舉。該處人心甚爲踴躍。必有成事之日云。按。航業權利。素操自外人。年中外溢。不知凡幾。今何君是舉。是亦挽回利權之一端。該公司之成立。實頂祝而望之。寄語我何吳勞各君。須毅力籌之可也。

●職員告辭何如是之多耶 茲是屆職員。先後告辭或留或去者凡五次。今聞會所管理員。亦具函社長告辭云。噫。本社所賴以辦事者。惟職員矣。今職員動以告辭爲唯一首本。吾

社前途。尙堪問耶。

●難得此撰述員如是認真。本社研究書。素保舉同人擔任編輯撰述。惟其中擔任者。終歲莫名一字。亦有其人。茲蒲君礎伯自被舉撰述後。均能克盡義務。現因抱疾返鄉。亦上函社長告假。畧云該疾據醫生言。須幽處調養。服丸緩攻。庶乎可愈。故迫得暫行回鄉調養。告假一二月。所有一切職事。均囑下贊武擔任云。噫蒲君真能以社事爲重乎。一般之置社事于腦後者。能不愧死。寄語我同人。當以蒲君爲鑑也。

●正誤 第五十期社書更正（社聞）預交基本金入誌題內詢足與前交之數君並美句洵誤詢 又集議挽留副社長之情形題便少辭退句以誤少

函 件

副社長覆同志諸君函

同志諸先生偉鑒 敬啓者展誦 大函。拜悉一切。僕此次遵承嚴命。請辭副社長一職。蒙諸君開會挽留。并賜函教誨。具見諸君愛僕之深。念僕之切。本當竭其駑駘以冀報諸君於萬一。斷不敢甘於自暴自棄者也。既如 大函所云。謂僕自辦事以來。未聞以店事繁。家嚴責爲言。即僕所謂三任權理。繼任調查復任副社長。是其明證。雖然。猶有說焉。僕自受事以來。祇得竭其棉力。以期克盡厥職。惟是嚴命屢次詰責。以爲貽誤舖事。一而再。再而三。往者僕曾對 諸君陳說一二。乃 諸君不諒。是以欲辭之而不果。終歷任職員者。實顯違父命故也。在 諸君深滋疑惑。以爲別有他故。僕豈真以 父命爲搪塞。置社事於度外耶。何以不辭之於昔。而待之於今也。僕之爲此。一則迫於 父命。免蹈不孝之名。一則對於社事。免貽放棄之責。即使僕告退而後。未必無人可繼其任者。雖退處社員之列。亦不敢置社事爲等閒者也。嗚呼。此亦可以知僕之苦衷矣。又何疑惑之甚也。既蒙

四月初十日出版第五十一期

(六)

諸君不棄。請先準告退副社長一職。僕勉力暫行權理。俟之七月大會再行發票選舉。以待賢能接任是矣。餘言不盡。尚此拜覆。并頌 團安 弟何聯才頓首

管理員告退書

社長大人鈞鑒 敬啓者弟以艱深草野。德薄才涼。時維早達。諸情未諳。去臘蒙潘君仲達。函荐會所管理一職。此爲不知弟之末節。復承諸君見許。此又再爲不諒。俱見之於去臘應命願效驅馳之書。亦未嘗不欲所以耐答我同志之恩者也。第是接任至諸。亦凡三月以來矣。雖謂盡粹鞠躬。兼理會文軒一席。卽又晝夜辛勤。未敢稍自顧惜。然而兩任之間。亦毫無裨補。方以病入膏肓。尙冀竭其驚鈍。益以衆人之脂血。採吸於一人。方捨命盡智之不遑。抑何敢更苟且告勞。而欲貪天之功也。乃昨日適別承親愛之召。促赴海外之遊。則以謀生自善爲急重。因社事不得不稍從而置緩輕。詩曰。莫不有始。鮮克有終。雖撫心自問。良覺愧慙。是亦無可如何矣。刻下船期已定於二十日開行。爲此陳情。尙祈於期前派人接理。幸無兩誤。有所感禱并希珍重。無任依依。此上 并候台安 弟蔡公復頓首

社說

互相維繫竭力吹噓論

貫西

東椒不可言山也。合樂石而後成秦華衡嵩。蹄涔不可言水也。會衆流而後成江淮河漢。人類不能獨身無徒也。立社會而後能相與有成。社會者。有相救相恤相保之愛力焉。農與農相愛。則通力合作。以辨其土宜。工與工相愛。則居肆成事。以精其製造。士與士相愛。則衛教設會。以求其利弊得失。商與商相愛。則集資廣謀。以立公司。從未有相維相繫。如社

會之切者也。若無社會。是欲濟而無舟楫也。欲濟而無網罟也。欲耕而無鋤耨也。即盡有生之道。莫難于籌資本。亦莫難於求吹噓。欲求吹噓。籌資本。勢必借助於同人。社會成。則一人之資本不足。合衆之力以助之。衆人之資本不足。合全羣社員之力以助之。一人之吹噓不足。合衆之力以赴之。衆人之吸噓不足。合全羣社員之力以赴之。衆志成城。團體固結。和衷共濟。協力相扶。小言之。可以合社會之心爲一心。大言之。可以合普天下社會之心爲一心。心之堅。斯力之厚。夫何慮謀生計拙哉。又何患商業之不興哉。

嗚呼商戰失敗利權外溢所致

礎 伯

昨開孔聖會星期報醒國魂內載有日前有人致書於舊金山中華會館。道華僑受美國虐待事。種種慘象。目不忍觀。耳不忍聞。茲將其書并錄於下。書云。

某國前設木樓於某埠。華僑之受困。莫不噓嗟太息。謂此難堪。然如此苦狀。總愈於新木樓業數百倍矣。今設新木樓於某島。離某埠十四海里。滿目荒涼。益增悽慘。其苛待之慘酷。不勝枚舉。姑畧舉其內容。敬告我同胞。前者華僑由中華到彼處。均於前一日將問於可否登岸之客。撥入木樓。如果不符規矩者。即由船艇載回香港。自船泊碼頭。以至歇行。伙食概係輪船包辦。一日尙有三餐食。某輪船抵埠。僅泊碼頭。無論大台二台等客。即轉輪趕入木屋。縱有親朋觀面。及送品物。而不可得。入木樓後。僅給一薄氈。而不許帶鋪蓋。以致華人因此冷得頭暈肚痛者有之。痾嘔咳嗽者亦有之。且由稅關包攬。祇給朝晚二膳。不外薯仔冬瓜飯。非則半是生米。即半似漿糊。除朝晚膳給食而外。暑渴極難求一滴熱水。即求一清水亦不可得。其浣漱洗面。盡是咸水。茶飯之水。盡是新泥井之水。今已食病者二三。將來

其病必百出。昏夜全無燈火。儼然一黑獄。偶觸其怒。卽拳脚交加。訴天不應。呼地不聞。比之下獄無異。今起點尙且如是。將來極點。不知何如。其悲苦之形狀。不可勝言。惟望我同胞。務將此苦狀。逢人宣布。并登諸報章。以供衆覽。並望同具熱心。再合公共之團體以籌文明對待云。

是時余閱竟。則擲案太息而呼曰。嗚呼悲哉。華僑何辜。而慘象至斯耶。嗚呼悲哉。政府對此。而竟不能保護耶。呼畢。門外一聲。條焉客入。余拱揖讓客坐。是賓也。素具熱心時事。嘗懷己達達人之觀念。幸不棄余交。客坐定。瞻余容。謂余曰。子之顏似有不平鳴之色。僕非能相人。第見愁容頓露耳。余曰然。適閱案上之報。即(孔聖會星期報)見哀旅外華僑一題。(在醒國魂內)披閱良久。觸目傷心。太息而呼畢而子卽至。客乃檢報閱之。閱竟遂莞爾謂余曰。僕言中矣。孟子所謂眸子不能爲人掩飾者。彰彰明矣。但華僑遭此慘酷。是商戰失敗。利權外溢所致耳。須臾。客辭。余送之。客去後。余思其商戰失敗。利權外溢所致兩語。乃援筆詳書之。并以告我同人曰。華僑屢受慘酷。可憤亦復可憐。然其初出也。明知遠涉重洋。波濤澎湃此弗計。豈其有冒險之性質耶。抑爲飢寒所迫也。蓋似爲寒所迫。而造成冒險性質也。彼華僑之冒險性質。爲飢寒所迫而成。夫飢寒所迫。卽激力所迫也。昔張儀未得志。而倚賴于蘇秦。蘇秦恐其倚賴習慣。弗能振奮有爲。張儀求見。蘇秦不接。後張儀爲秦相。乃悟蘇秦不接我時。正爲其激力而造就吾材也。他如韓信受跨下之辱。張良有進履之嫌。而終成將相之大器。噫激力之爲用大矣哉。今此商業未甚振興。利源尙多外溢。生計日艱。游散日衆。其激力有大於此者。嗚呼。我國誠能擴充商務。位置遊民。俾旅外同胞。南轅北轍。或可免虐待之酷乎。我同人各具熱誠。研究商業。想於此

商業調查（并序）

贊 武

欲攷天下萬國物產之良窳。製作之精粗。國家之貧富。均在商業。而收商業之效果。則在于切實研究。研究維何。則須自調查者始。嘗考泰西諸國。其商業進步之速率。不可以道里計者。未始非彼國人注重調查之舉。有以致之也。而我國地大物博。自然之利。甲于全球。苟能盡其法以致之。因其利而利之。務使調查確切。見諸施行。而商業之發達。乃可日新而月異。擴將來之商利。塞當日之漏卮。又何讓他人獨步乎。且西人亦嘗爲我惜之。謂中國不能盡其物。我國亦可警然悟矣。不然日言振興商務。研究商業。而不能真知灼見。自決從違。尙得望商業發達之日哉。夫本社名爲商業研究。吾人欲研究商業。安可不注意于此耶。善夫嘯海君曰。商業調查一類。爲社書萬不可缺者。誠爲研究商業得其要領矣。然鄙人亦有志于是久矣。奈學慙窺豹。業愧囊營。未有片長堪當齒及。舉凡歐美諸邦。泰東各國。商業一門。恆患未窺門徑。且邇來就學穗城。功課忙碌。又何敢累牘連篇。妄談世事哉。然而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况鄙人忝爲本社社員一分子。苟坐觀成敗。噤若寒蟬。以社事之進步退步。無所關焉。則亦妄人而已。吾社奚賴有若人哉。是以不自量力。適值課餘。輒思調查一舉。或取諸師友之傾吐。或選錄各報之傳聞。每有所得。無不搜羅。加以鄙意之按語。反覆研究。刊入研究書。無論東鱗西爪。竹頭木屑。記之無補于我國我社。惟欲可以知商業之盛衰。願與同志諸君。互相研究。稍無忝厥職耳。然有一言爲我同志諸君告。鄙人年齡幼稚。才學荒疏。正如新鶯初囀。尙未成聲。聊效豐干之搖舌。出言無

狀。深懇各同人時時賜教。實維欣幸。蒲贊武謹識

洋貨之價漲

昨歲各洋布毛絨等項。無不漲價。而尤以線仔羽絨一欸爲最甚。往常每箱約值銀千元上下。去冬且漲至千四百員。有在洋行定下貨者。如不出貨。該行愿每箱補回價銀三百六十元。則其昂貴可想矣。吾粵人日日言挽回利權。而無人不酷嗜洋貨。是可歎也。

(贊武按)悅新而喜異。好奇而愛精。大抵人之常情(不外如是)此西人之貨物。所以炫長于中國也。故自洋貨入口。彼恃其價廉物美。日增月盛。雖于僻鄙市場。靡所不有。無怪洋貨之價值。日漲不止也。噫我國商業安于舊習。不事改良。其工藝日受間接之影響。蓋緣于此。世之頑固者。猶每以毋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之說。爲所藉口。其亦知西人之注意工業。漸次改良。日臻完善。尤日求進步。孜孜未已耶。

吾人又安可遽責國人。喜用洋貨。爭相求購者哉。故晚近年來。有志之士。倡行文。明對待。以爲急則治標之計。然不購貨于此國。則購貨于彼國。同是利權外溢。無裨我國。亦非上策。須有熱心愛國者。力倡振興土貨。方其始也。風起水湧。有沛然莫禦之勢。曾幾何時。而等諸電光火石耳。說者爲中國人之辦事。大都虎頭蛇尾。鮮克有終。以此爲浩嘆。贊武曰。有是哉。我國其難振興土貨之由。蓋有自來矣。

夫中國人之經商。商學未興。商本未足。而承數十載積重必返之餘。一朝欲收回利權固亦難矣。即如擁厚資。立公司。而劣紳土棍。出與爲難。衙門差役。藉端勒索。阻其效義之途。已等司空見慣。即無此患。貨物剛奏成効。而我國又詐僞之風熾。奸商作僞攪雜。每有魚目混珠之弊。雖遇眞牌眞貨。亦且因噎廢食。而貨物之

壅滯。固難與外人貿易。使其坦然無疑。亦難暢銷國內。使同胞樂爲購用也。是以
殷商富買。無不挈資攜眷。適彼樂土。靡附他人。以爲反不如在外優游自適之爲快
。故實業不興。利權外溢。而中國今日致貧且弱之一大原因焉。噫中國人尙不知醒
悟。猶日以洋貨是尙。不念及中國多用一分洋貨。外洋多獲一分利權。而吾民轉得
增絀一分之生計。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悲夫。

中國磁品之價值

港報載倫敦電云。美國富人摩根。現向人購獲中國磁品共三百件(或說二百件)計值美
銀六十萬元云。又港報按中國古磁出投。得價甚昂。日前倫敦市上。有康熙青花瓶一
對。高僅英度十三寸七分半。繪有蓮菊等花。價值英金二千七百三十磅。又有漆屏十二
頁。亦康熙年間物。投得英金三百九十磅。中國磁品之價值如是。華商亦可以留意
矣。

(贊武按)嘗聞西人精究物理家。言中國之磁品。體質純潔。故其器精細堅微。久
爲西人所稱道不已。然通商以還。不能爲出口一大宗。乃日本之磁質鬆脆。遠遜
中國萬萬。而出口之數。日見其增。且徧行于中國。亦以我國人賤視前人模訓。
等諸糟粕。不思認真講求之故也。今却喜中國磁品與漆品出投。得價之昂。未嘗
不羨中國天然物產之占優勝也。使再爲加意。切心考求。更又採仿泰西各式磁品
。變通舊章。美益求美。製爲杯盤器皿。而漆品又推求格致之理。研究其質。精
而彌精。輸運各國。投其所好。有不爲西人愛之嗜之。樂於購用者吾不信也。而
日人之磁器。又何足介意哉。噫我中國器品價值之高昂。奈我國人猶日言其器之

苦窳。無以資商業之消運。而又不知享天然之利。惜哉。

雜 錄

京 都 時 事 述 聞

陳禮甫

北京地廣人稠。宮殿宏麗。城廓博大。衣冠文人雲集其間。正陽門外。輪軌交通。東則京奉。南則京漢。北則京張。等鐵路。附車來往之人。如恆河沙數。滾笛之聲。止車站有耳。非如吾粵輪船喧叫。頻動耳鼓也。豆麥皮毛。以京奉車載來為最。振興工藝。亦極留意。出品亦較吾粵為多。有所謂農工商部陳列所者。最為博大。各省之天然品。製造品。罔不羅而致之。就中以江綢蜀錦為最特色。其人工之巧妙。色澤之華麗。不獨中國手屈一指。吾且謂為環球之冠也。其餘磁漆各皿。亦皆精妙。有所謂京師第一勸業場者。陳列售品。無所不具。茶館。則有青雲閣。杏花春。大觀樓。為最盛。然止品茗者多。麻食頗少。即有亦不甚適口也。車馬之聲。頻振耳鼓。道路雖寬。惟不甚潔。道中常為車馬阻塞。每遇起風。必砂塵刮目。以至出入動輒坐車。該處土人。有背負之能。無肩挑之力。凡運載重物。以騾車拖之。或以駱駝背之。貧者。每食麵飽代飯。雖至暑熱天。亦無跣足。遊處以頤和園為最。園內亭宇異常華麗。中有昆明湖。湖中安置石船一艘。長約五六丈。統計園內石柱十萬條。欸樣各有不同。工精石美。奇花異卉。指不勝屈。獨不輕易入遊。必要洋人携同。或有外務部執照。方許入遊。次為山貝子花園。余亦往遊之。園內飛禽走獸。無奇不有。以數千種計。花木盛放。亦頗雅觀。京西七十里。有潭拓寺。寺內有帝皇樹。凡一皇帝發樹一株。如駕崩時該樹合而為一。京東七十里。有明十三陵。即明朝十三帝皇之墓也。京西六十里有戒台。凡天下有道之和尙。均在此受戒。京南八里。有陶然亭。左有鷹鷂塚。右有錦秋

整。每逢秋涼。遊人如鱗。京西四里。有白雲觀。觀內廣潔。多有亭宇假山者。每際上元。遊人湧塞。又有所謂喇嘛者。其削髮如吾粵之僧。然皆戴小帽。衣服皆紅黃兩色爲之。此即西藏人也。亦有一種菊部伶人者。（即俗稱京相公）年十二三至十七八歲。衣履鮮潔。隨客侑觴。雜唱譁拳。其聲音態度。婉然如好女子。恬不爲恥。誠都中特別之一穢部也。現朝廷決意禁絕。僅存二十餘人。亦式微矣。滿人婦女裝束特異。頭上所梳之髻。名曰大拉刺。橫然兩翼。高豎頭上。吾粵之所謂宮裝者是也。衣皆長衣。外套背心。或馬褂。迥然與漢裝不同。若紅抹胭脂。則滿漢皆然矣。舉凡數端。皆言其大概。姑誌錄之。

政界倫袒自治抑勒商旅之奇聞

藤縣調查處來稿

廣西藤縣城。爲垣域之區。其商業素稱繁盛。惜乎商智未開。團體未結。故每被土豪凌轢。去年時藤縣城設立地方自治。分爲附城環城兩區。籌辦經費。附城區逼該商歸其支配。而各商畏其強暴。轉配環城區。于去冬環城區經將門牌發交各商釘掛。至前月初八日附城區又復督勇前往逼商釘其門牌。是時一店竟兩牌矣。殊屬驚異。當時該商會總理。（譚松年）請教于環城區紳。環城區各紳。飭該商將附城門牌辭却。譚總理遵即將附城門牌除去。詎附城區紳藉端捏以毀棄門牌。有碍新政罪名。請縣主差傳訊問。惟商會總理係因公罪。不配縣主差傳。譚君當時委董事代表入縣。迨至十二晚八句鐘時候。附城區各紳承醉糾黨直入愛和堂。（即譚君之店也）僞名扭解。將譚總理扭入縣署。沿途毆打微傷。所幸各商知機。未有截與糾打。故今日商界道理得其完全。太濛二埠各商會。聞得該處商務。被其抑勒。即會議維持。派代表何君熙林。（即本社同人現任太平濛江商會文案）十三日往藤查辦。何君着其函聯全省商埠。詎各人毫不知事。畏手畏尾。推以嗣府尊如何判決。然後

舉行。十五府尊到藤。竟然偏袒自治各紳。抑勒商家。反謂譚君禍有應得。要坐譚君之罪等語。聞其判者莫不憤怒。十五晚何君與各來賓。大集會議。函聯各埠上控府尊。當下全體甚為讚成何君之議。經即分別函電各埠。不料十六午刻。府尊探知此等舉動。自知偏袒不公。十六晚委縣文案何諒甫。覓見何君全體等。求情力勸。不可干涉此件公事。而府尊亦親到該商會善言相勸。謂本應要將譚君監禁六月。附罰金卅元。并削公權。今則概作罷論。以存商界體面。至附城區幹事。則要削公權五年。附罰金四元等語。(聞此款補與譚總理作藥金花紅未曉有實受否)十七上河一帶各埠商會。多派代表到藤。何君與全體各代表等。復極力鼓動。以府尊實屬偏袒不公。仍要聯稟府尊辦理不正之罪名。衆均贊成。詎譚君先已返商會。仍屬畏首尾不愿舉行。當時全體十分髮指大怒譚君。先則好事。件件疏漏。被人有所藉口。今既各埠勤助。又復畏縮不前。爾藤埠故失體面。且以貽羞別埠。實為普通商會一大罪人也。譚君俯首而謝過。于是何君即日返濠矣。

按各埠均有自治。多是抑勒商家。是埠今日如此。別埠必多事故。是以不可不及早謀預備之法。否則政界任意偏袒。而刻剝商家。甚為可慮。若非堅結團體。恐難抵抗也。現聞何君發起一個全省商埠總機關。章程亦經訂妥。寄往別埠。得閱者無不讚成。時思吾社同魂多英俊熱誠。雄心發奮之士。今日何君對於商務故屬關心。而對於地方公憤。尤能挺身直前。實吾社有數人物也。同人括目俟之。

商業
小說 賈著 (五稿)

君 典

著回家後。終日吁嗟嘆息。自怨自艾。惱命運之多乖而受種種之虧折。幸有一三知己良友。知其如此。日來撫慰。始日慚怡然。而經此屢敗之餘。于心終覺戚戚。獨經商

事勇爲。處今日商戰劇烈之世。如逆水行船。不進則退。未可厚非者也。吾輩誠能人
 人如此。何事不可爲哉。一日著獨案傍。手一報紙。眼光所及。見載有谷價起跌異常
 商家放搭難定。占手者大都虧本。且有因前一二年多聽而不敷現年之虧者。細想時勢
 不同。情形因而亦異。不覺嘆曰。吾不涉身商界。于生意事情。非盈則虧。此自然之
 理也。若盈虧平均。并無大虧大聽者。則其生意必平平無奇。不成爲生意矣。吾輩
 既欲以身馳驅商場。爲商界生色。何貴此。吾以前所營各業。所謂大虧者。均出于天
 意。非戰之罪也。設無此意外之虞。而敢于智疎計拙者。雖傾吾家。吾不怨也。噫。
 自今以後。有何機會。再動干戈。以圖一戰而決勝負乎。著正在左思右想。獨自籌繆
 之際。忽聞履聲橐橐。自外而入。著急仰視何人則其友盧某。自南洋旋里。特來拜訪
 也。著以多年不見。備極款洽。寒暄甫已。著即詢以南洋近年有何生意可作。可操左
 券以獲利者。盧曰。邇年南洋滙水價高。逢辦貨前往者。罕不得沾餘潤。君如欲經商。
 蓋于此謀之。著聞言。喜形于色。急詢其南洋以何品物爲消流最暢。盧曰。南洋地土
 溫和。天氣炎熱。彼都人士。均穿二八天衣服。如紡綢絲綢等物。均易于消流者。著
 遂決意在羊城大庄口處。購買紡綢絲綢等貨。約值本數千金。用箱載妥。即搭夜船落
 港落船。後將貨物停頓妥當。尋設席安息。詎同船中有知著是執磅之子。素未歷練。
 其胆計必弱。又見其貨物滿艙思有以謀害之。于是暗通關役。蜜藏洋烟于其貨物中。
 著向未往港。不知其中弊竇。安枕高臥。何從曉奇災橫禍之猝至也。古人所以戒客途
 珍重。謹慎行裝。良有以哉。吾人處此險巖世途。舉步留心。可不更加之意乎。迨關
 役查稅。將著之貨物撬開。見有洋烟隱藏其中。即時起出。著尙未明其所以。關役謂

其有心漏走私烟。立將著扣留。舉凡一切貨物。盡行點記。著斯時始知有人暗害。疎于防備。然事已至此。無可如何。惟有暗自叫苦而已。同舟中有知其冤者。乃代著向關吏力辯。無奈關吏串同作弊。有心誣害。卒以託友說情。止將全數貨物充公。始寢其事。然其喪失已不知其數已。(未完)

商業
小說 硃砂掌

(十五續)

敏學

劉歸。岑石更事整頓。以報劉氏。數年而後。岑石竟富逾十萬。商店開至數十間。鄉里戚友之願往者。無不位置妥當。時人羣以硃砂掌號之。以其掌爲發達之原力也。一時名噪於里巷。

某年月日。岑東歸。一切商務。皆委之經紀。自是不復作遠遊。乃於羊城內。從事當押事業。手創數號。皆負名於時者。近時當押事業。猶多此間鄉人。亦未嘗非岑石之力也。又今百年後。而其子孫仍復具盛德。擁厚業。所謂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者。非耶。世之有志商務者。亦知所步武而矣。

(按)此爲吾鄰鄉故事。嘗聞之父老者。岑石以赤貧而致巨富。此固能人之所難。然麥全義夫婦。能以愛女妻貧賤。尤爲不易覩。而萬氏之璧還資財谷船。則更鳳毛麟角。絕無僅有矣。吾述此篇。概從紀實。無隻字宣染。蓋求其真相。非求其文工也。閱者當以修身倫理之教科書讀。當以聖賢豪傑之言行錄觀。若徒以小說目之。則